



程实：2023 年中国经济非常有可能超预期



意见领袖 | 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全球经济进入熵增阶段的主要成因

我们回忆一下 2022 年，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相较于去年的预测包括相较于去年的增长水平，基本上是经历了大幅的下行。今年我们也看到了通胀的持续上行，全球通胀整体超过 8%，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状况。今年我们也见证了美联储过去 40 年里最严厉的一次持续加息，也带来了全球金融市场持续的 Risk of 状况。所以不可避免我们今年在投资上见证了非常罕见的所谓“四杀”格局。股市、汇市、债市包括数字货币市场都见证了一系列极端的行情。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形容 2022 年，这个字叫“熵”。

熵实际上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它代表的是混乱的程度。这种混乱程度毫无疑问在 2022 年是持续放大，所以我们可以讲 2022 年我们经历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熵增阶段，就是混乱不断叠加的一种状况。这种混乱的叠加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实际上它更多深层次反映的是我们世界在新冠疫情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一系列短期的混乱的因素和一些长期的内生积累的混乱因素正在发生一种深层的作用，共同引致了一个非常剧烈的熵增阶段，就是 2022 年的熵增阶段。

造成熵增的原因我们总结一下，我觉得有六个原因。第一个是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引致了全球的滞胀和供应链的失序。这是我去年讲的经济角度的供给冲击的故事。造成熵增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两极分化和“K 型复苏”使得保护主义盛行。第三个造成熵增的原因是基础科学的天花板效应对生产力发展形成了瓶颈。今年我们看到摩尔规律，包括很多东西都在失效，我们人类经济世界真正的感受到了技术的瓶颈。这种技术的瓶颈实际上对于整个实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的下行正在造成一些长期的影响，这是从科学的角度。

第四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系统性转变的过程中正在发生一些断层与矛盾。我们总是会认为数字经济取代传统经济，包括数字货币取代传统货币可能会是一个势在必然的事，但是势在必然的未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到来。我们看到加密货币的市场今年出现了剧烈的下行，包括数字经济的一些瓶颈，都告诉我们人类经济世界整体的模式转变从来

都不是一帆风顺。所以这是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存在一些熵增的混乱因素。

第五个造成混乱的原因是文明冲突和大国博弈造成了地缘形势的紧张。今年我们从 3 月份开始就看到了俄乌冲突的爆发，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结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的形成，这也是长期的博弈和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我们必然会看到的一个现象。它也是形成了熵增的一个原因，这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

第六个角度我们从自然的角度来看，2022 年是太阳黑子活动比较弱的一年，我们称之为太阳黑子活动的极少年。之前我也做过一些分析，实际上我们人类经济活动是非常受到能量辐射影响。在太阳黑子活动极少年，往往都是我们经济金融失序的年份，往往也都是我们人类情绪抑郁变得焦虑不安的一些年份。历史上一些非常有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很多都是太阳黑子活动的极少年。

我们刚才讲的六个角度，政治、经济、地缘、自然，我们都能看到它共同形成了 2022 年整体的熵增阶段。这是短期突发性的因素和长期内生积累因素的共振。所以 2022 年我们经历了这么伤筋动骨的一个熵增的阶段。

2023 年全球经济将走向熵减之路

我们再看一下 2023 年，我们会发现熵增的阶段正在迎来转折，我个

人判断 2023 年我们会由熵增的阶段进入到熵减的阶段。就是说我们真正从 2023 年开始踏入熵减之路，这也是我对 2023 年整体预测大的方向。

为什么会由熵增变为熵减？我觉得有两方面关键的原因。一方面关键原因是短期的因素都已经开始出现转机，一些造成熵增的因素已经处在了极端的状态，它现在正在往好的方向做一些转变。也就是一些坏的因素或者负面的因素，它很难变得更加负面，物极必反，正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生演化。年末我们伴随着新冠疫情的一系列变化，我们也都感觉到这个事情也正在迎来终结。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长期的因素有望获得改善，均衡回归正在自然产生一种正向的作用力。我们看到一些好事正在逐渐发生，这些积极的因素正在不断积累。所以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判断，造成熵增的这些所有的作用力正在迎来一个极限，而正在推动我们走向熵减的这些作用力正在逐步发生作用，这就是我们会做出这样一个重要判断关键的原因。2023 年全球经济将会结束过去三年整体的熵增的阶段，开始迎来一个熵减的过程。全球政策的有所作为和有效协同是推动熵增转向熵减的一个核心的动能。

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放弃。我们人类经济社会永远都是裹挟向前，退二进三的一种过程。所以我们自然的努力和一系列的付出，都会给我们对抗熵增的宿命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但是我们要知道熵减这种事情是痛苦的，熵减是要付出努力，熵减是有成本的。

2023 年我们虽然踏上了熵减之旅，但是我们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还将继续的承受滞胀的压力所带来的挑战。我们所有人都要付出更多的一些努力，承受一些阶段性的痛苦，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2023 年全球的滞胀格局也会由此延续，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供应链的重塑、产业链的优化、结构性的调整和全球化的蓄势，也会为我们拾阶而上培养一些新的动能。但是如何去实现让熵变得更小一点？只有两个方向的努力值得期待。第一，要让封闭的系统变得更加开放，也就是要打开自己，打开世界，这是第一个努力的方向。第二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就是系统的内部要变得更加活跃，更加有生命力，就是要提升系统内部的竞争力。这实际上是从熵增走向熵减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第一、变得更加的开放；第二、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这也是我们预判明年全球经济的政策、全球经济的一些主要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判断依据。

这里总结一下，2022 年包括全球经济的过去三年以及现在，我们都处在一个 40 年量级的熵增的阶段。新冠疫情引致的供给冲击带来了短期的滞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247

